



徐松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，喜欢听越剧，也喜欢唱越剧。有时，“90后”的学生免不了跟他开玩笑：“嗨，徐老师，您还好这口啊？”事实上，这样的惊奇出现在很多初识徐松的人身上，“只要知道我会唱越剧，无一不是张大嘴巴，一脸的惊讶。”

“可是，喜欢越剧，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”徐松头一抬，眼神透着几分执拗。光看他的外表还真跟戏曲搭不上边。但是，只要一上台，徐松就完全像换了个人似的，眼角眉梢、举手投足，尽显儒雅俊秀的“公子范儿”。

徐松是慈溪胜山镇人。“我小时候，镇里办庙会，就会请来一些民间越剧团，断断续续地唱上一个月。”

这样的日子，对徐松这些孩子来说，是无比欢欣的，“看演员们穿得花花绿绿的，咿咿呀呀地唱，多有意思的事啊。”

“那个时候，看热闹多过于欣赏。”直到上了初中，徐松才渐渐地品出越剧的味道来。慢慢地，他也能哼上几段了。徐松记得，彼时杭州电台有档节目，叫《戏迷金三角》。“印象中，每周日的下午都会播上两个小时。”一到那个时间，徐松就准时守在收音机前。有时听得心痒痒了，他也会打电话过去，自己唱上一段。越剧，一般以女子的形态出现。电话打到电台，连主持人也有了几分惊讶：这么小的男生，能唱越剧，不容易！徐松打趣道，初中时光，他是在与父母的“战争”中度过的。父母其实并不支持他的这一爱好，为此，“不知道摔破了多少随身听和光盘。”

之后到了宁波上大学，结识了一批喜欢越剧的朋

“唱戏带来的愉悦岂能用金钱来衡量”

张旦恒 女 30岁 外贸公司员工

看张旦恒的表演，你会忍不住感叹：这架势，快赶上专业的越剧演员了！舞台上的她，眼波流转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一掩面，一回首，尽显江南女子特有的妩媚和温柔。

张旦恒硕士毕业，目前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。每个星期，她都会腾出时间听戏、排戏、唱戏。她说：“越剧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，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”不唱戏时，张旦恒也喜欢K歌、逛街、看电影，“跟时尚有关的一切我都喜欢。”眼前这个靓丽的女子，就这么自由地游走在时尚与传统之间。

浙江小百花是张旦恒最喜爱的剧团。而她迷恋上越剧，也是因为浙江小百花。

读小学时，张旦恒无意中听了一盘磁带，“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录制的，都是些诸如《我家有个小九妹》、《记得草桥两结拜》这样的名段”，那些曼妙的曲调，让她的心头宛如受到重重一击，“情不自禁地柔肠百结”。到现在，张旦恒依然这么认为，“就曲调的柔美而言，在我看来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剧种，能像越剧这样迷人了。”

“也许如今像我这个年纪痴迷于越剧的人并不多。”但张旦恒仍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因为“在我的每个求学阶段，身边总会出现那么几个志同道合的

人”。在杭州读大学时，张旦恒是学校戏剧社的骨干，“几乎杭州所有大学戏剧社的人我都认识。”那段时间，大家经常结伴去看戏，杭州的几个剧院都跑遍了，也曾去外地观摩。

为了看戏，这个看上去柔弱的女子也曾有过疯狂的经历。那个时候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萧山剧院上演《藏书之家》，讲的是天一阁的故事。张旦恒很想看这出戏，但是，“从学校出发到萧山剧院，如果乘公交车，来去得花上近4个小时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看完戏回来宿舍铁定关门了。”去，还是不去？张旦恒内心“挣扎”了很久。最终，她还是抵不住诱惑，去了。只是，“回来跟管理宿舍的大妈磨了很久，才让进了门。”

作为资深戏迷，张旦恒对越剧有自己的见解。她认为：“传统戏有传统戏的魅力，那些‘落难公子中状元，私订终身后花园’的戏，老年人爱看。但是，如果越剧一直一成不变的话，恐怕吸引不了年轻人走进剧场。”其实现在越剧界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探索，“尝试总是好的，但改革不一定要有收获，不少新编戏只演出了一两次，就销声匿迹了。”尽管如此，张旦恒仍希望看到，越剧在不断创新中有所进步，“如果死守着传统，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一部分人也许还能接受，下一代呢？”

作为一名票友，张旦恒如今是群星越剧社的骨干，经常外出演出。越剧社排演新戏，很多都得自己掏腰包，

友，后来又进了群星越剧社，徐松形容说，那感觉，仿佛推开了一扇门——“喔，原来你也在这里”。

这些年，徐松陆陆续续给自己添置了6身行头，其中5身是他特意跑到“越剧之乡”嵊州量身定做的，“每套得花上六七百元钱。”其实这些行头，很多时候派不上用场，“我们出去演出，多数时候男生是给女生当绿叶的。”徐松说，但即便是把这些行头拿出来看看，都是一种满足。

在现在这个娱乐非常发达、丰富，生活节奏又非常快的年代，能静静地坐下来听一出唱词可以唱几分钟的戏，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，但徐松说，他心烦躁时，就喜欢听越剧，“那些莺歌燕舞般的调子，能让我躁动的心禁不住温软起来，渐渐地变得安静。”下班回家路上，有时兴致来了，徐松也会哼上一段越剧，而全然不在意周围人奇怪的眼光。

“老师出大头，我们出小头。”张旦恒说，“如果仅以经济来衡量，那么，我们付出的远比得到的多。”但是，“那种唱戏时带给我身心的愉悦又岂能用金钱来衡量?!”

戏演得多了，很多戏迷也认识了张旦恒，有时候一上台，观众中就会有人大喊她的名字，“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。”张旦恒微微一笑。还有一次逛街，一名年轻女子一把拉住了她，满脸的惊喜：“你不是上次在逸夫剧院演《打金枝》的那个公主吗？”张旦恒说，她一直乐于看到这样一种现象：演完戏，经常会有一些年轻戏迷找上他们说，“我也想加入你们，可以吗？”

张旦恒喜欢越剧这个舞台，“如果有一天，我不能站在舞台上表演了，我希望能举办一次‘个人演出专场’”，这是这个资深票友最大的理想。



除了排戏，群星越剧社的年轻人还会组织其他活动，比如郊游。

年轻人中，还有票友吗？宁波，有吗？有！

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票友，是对业余的戏曲演员的一种称谓；据百度百科，票友是戏曲界的行话，其意是指会唱戏而不以专业演戏为生的爱好者。两者的解释基本一致。票友虽不以戏曲为职业，却以独特的姿态而存在，因“戏”而改变生活。

宁波市“相约梨园”第二届戏剧票友大赛已进入决赛阶段。此次比赛，全市各地一共有近300位票友在舞台上一展丰采，其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。

宁波到底有多少年轻戏迷，不好统计。但我们知道宁波活跃着许多业余戏曲社团，比如有个群星越剧社，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，而且80%以上为本科学历。他们不仅看戏、懂戏，还爱演戏。他们的表演，透露出一股对越剧的浓浓深情。从他们身上，记者看到了传统文化和时尚的结合，看到了戏剧在民间强大的生命力，更看到了由爱好迸发出的激情和力量……



年轻票友，